

宋學士全集
八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書



宋學士全集

(八)

J
17.8
1.2/117

宋 濂 撰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題識

恭題御製勅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爲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爲人。瀟灑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擬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者莫若君。其此之謂與。雖然。今之職爲相傅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恩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尙書臣詹同在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概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侷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旣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視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信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擲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帝前者十又五年。當帝爲文。性或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

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之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題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修日歷。既而中書亦奉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爲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閣，太官進饈羞，其事甚嚴且祕。臣等味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既成稟，思得俊秀有文者，通攷義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上可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潛昶之從曾祖也。上悅，復見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幾，上遣侍臣出，尙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罽。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卽和同詩。卿嘗爲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旦遭逢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爲泥，寫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

癡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尙曷之哉。昶尙曷之哉。昶字叔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恭題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可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上憫其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廷臣扣其祥語畢。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謹叩頭謝。淵引臣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願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尙祕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爲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爲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蠶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至。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爲彤笥。飾以雙金龍尊。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恭題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爲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紀行詩四首示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

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皇上二十年。睿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至於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爲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上喜而和之。益可見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會執筆繼史官後。敷贊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爲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爲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恭題函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函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紅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勤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

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恆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雖髦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題宋高宗賜答羅尙書手詔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彥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卷不遠數百里持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請兼權中書舍人公常上章控辭曾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尙書公復引疾奏乞宮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答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況其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闢南雄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於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編修岳太師爲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徇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擢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尙書皆爲太常伯然吏部爲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題宋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前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文定公師亮爲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夫人孫氏者也

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尙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間。以夫人壽考而有令子。數召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免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曾未幾何。而夫人亦薨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漫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日所密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僉書樞密院事授給事中。出守於代。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召入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戊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暫乞寧省。故札中以秋防逼近。差替未得。直候來春。別有指揮答之。上不忘舊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遽定。以近防秋之語爲證。非屬戊子之五月。卽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尾止云。天聖六年龍集戊辰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署其名。攷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祕書監致仕宗誨所述也。中言御前擢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在呂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跋語。謂朝廷方渴邊將。先公首自請行者。卽非當時事實。蓋公居宥密同樞密使王顯。副使王沔。與議取幽薊之事。及曹武惠王兵敗。上頗不樂。繼以奏對忤旨。乃出爲外任。後因趙忠獻王言之。故復召還。茲云請行者諱之也。先是藝祖幸洛陽。公疏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懲姦。謹刑下并汾。選良吏十策爲獻。藝祖已甚器之。暨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府。遂陟元台。雲漢昭回之章。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後四百年。竊觀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

而能致其時雍之治者。氣象爲不可幾及。書曰。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願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卽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密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歙。上朱徽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角

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爲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
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祥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
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莖語又咕咕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
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旣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爲一人
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
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連而書之畫
之工拙尙未暇論也

題司馬公手帖後

古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
公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遣其殆
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
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
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
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冽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

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款欲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遺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頴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爲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遺。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卹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禫。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爲樞密使時所遺。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卽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真相之任。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遺。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罷。在元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祕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託

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遣。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災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遣。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洛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遣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荆國王公文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最憚公之剛正。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大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勳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識公爲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濂爲詳著所遣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爲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尙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修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

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澹軒也。澹軒早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翅應龍遊乎玄闕。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公會叔。以政事聞於乾道淳熙間。一時所交皆龐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出守於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爲太常大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尙居右揆。續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卽進左丞相。今其銜尙云右相。當是十六年。袁侍郎機仲稱公爲判府安撫顯謨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入居殿院。其稱公與機仲同。亦皆是十六年。正公知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請郎。機仲嘗權工部侍郎。因論大理讞案。有忤權要。請外得子郡。尋降兩秩。至紹熙初。始復元官。然機仲及文節公廷秀。范資政至能。俱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又與公爲同年。故帖中皆以年末稱。而廷秀。淳熙十三年。始遷尙書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祕書少監。未幾。以直祕閣出知筠州。今其銜尙云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敷文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銜曰權禮部尙書者。亦在淳

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參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超躡。方悻畏控辭。其或轉吏部之際耶。趙忠定公子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卽陞知院。今其銜尙云同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憂撓。救過不暇。蓋爲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沾名之故也。他如王文定公季海之帖。中有臧否愆期等語。按淳熙八年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臧。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曰平。歲終具名來上。公時提點刑獄江西。所上失期。季海方在台司。乃以道遠爲解。上不悅。降公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傳記相符也。然卽是諸公而通論之。季海仲至以相業稱。機仲正色立朝。有古諫諍之風。廷秀之愛國。至能之不辱君命。處義劾汝愚。稽命論罷沈清臣。雖於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子直奮不顧身。定大計以安國家。功業尤號焜煌。無讓於古。皆可謂有志不羣者矣。至於紫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緒。使聖經昭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爲何如哉。閱是卷者。當思感悅慕效。毋徒視爲奇玩而已也。新定馬君文禎公之七葉諸孫。持此求題。病忘之餘。謾挂漏而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之。定爲初刻木。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媿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略所

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峯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周鼎視之。

題文天祥手帖

余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攷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於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爲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修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勿忘。復裝褫爲囊軸。懸之齋閣。不翅盤孟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題黃山谷手帖

右摩圖老翁自戎州回荆渚所遺二帖。正固陵卽位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之時也。其所稱諒正乃元祐侍御史黃公之子。僑居於荆。逮翁之至。與兄益修持譜牒。以敘宗盟。翁繼往拜其家廟。諒正以侍御公用流離鍾遺翁。其情好之篤。不翅伯仲。故翁稱之爲五弟強宗也。諒正善醫。翁因以藥事相屬。而云送藥甚惠。同惜兩日。喫妳差快。同惜其女名也。計翁生此女時。年已望六十矣。初翁三十餘。嘗過泗州僧伽塔。卽造發願文。戒酒色與肉食。曾未幾何。輒皆犯之。至於耆年。尙不能制其血氣之私如此。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雖賢者或不能免邪。聊戲及之。至若翁之大節。及其翰墨之妙。世無賢愚。皆能道之。茲不待贊也。同惜後更名睦。介休縣君謝氏所出。長適舒城李文伯云。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卽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知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卽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余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生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濂。濂頗記先生以臧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
寧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爲
少師太乙宮使。今第一帖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遣。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三
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爲何時。當在許令蒞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二帖爾。第四帖卽前
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今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姦。
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
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
號東泉。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史官金華宋濂題。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
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爨鮓。尤爲佳絕。濂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爲贄。須溪題
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偏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爲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自
然不侔。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僞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
三代人物字。僞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張旭真蹟

唐人之書藏於祕閣者頗多。惟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事邪。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於宋。妙揀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卽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

有帛書言武牧羗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託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會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誠能傳書云。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墮。雖其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不從。振勸大中以搖鼎。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煒上書責李光狗檜議和。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爲池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爲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嘆。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爲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句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爲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爲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時主桐廬簿賈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塘其地密邇。豈或相爲謀邪。然廷佐劇論讎恥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金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燾會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

余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爲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以然者。既深爲振惜。亦以振爲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余忠宣公咸爲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岡亦多賢子孫也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怒猊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爲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覩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蹟。其糜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閔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足窺其髣髴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絕類。而純素幸完。豈不尤爲珍玩也邪。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實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越士餞行卷後

古之人送別。多發爲聲詩。以致期望祝規之意。而唐爲尤盛。然其爲辭托物以喻。蓋得夫比興之義爲多。故有以所送人姓氏古今事而命題者。如釋皎然餞顏逸。得晉先傅是已。有卽景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送別。而月下聞蛩。王符別故人。得凌雲獨鶴是已。有同賦古人詩以爲題者。如駱賓王送少府入遼。共賦俠客遠從戎。劉斌過劉散員。賦得好鳥鳴高枝是已。有以故蹟而分題者。如盧綸送楊宗德歸徐州幕。得彭祖樓。郎士元送李惠遊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一物而遂作題者。如張九齡餞梁明府。得荷葉。何苞送孟孺卿。得秤。錢起送客。得油席帽是已。如此者不一而足。見諸傳記。蓋班班可考也。今觀越中人士送

金徵君詩皆用越之名山舊蹟立題以送其行其殆取法於盧綸郎士元者歟或者病其無所據余遂歷疏其故而繫於詩之左方以爲越人解嘲殊不知其辭之蕪且拙也

題北山紀遊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遊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修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爲檢其遺稿繕書以補焉且爲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爲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峯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暎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爲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爲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迄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巖紅澗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俊偉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尙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尤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

題朱彥修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之爲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惟仲積父子爲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韓子有云。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余嘗從先生遊。而交原禮諸父。閱甚久。故不辭爲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於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祕。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爲有所託矣。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潛所鈔。濂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墜逸。手錄成編。此蓋其稟本也。濂之學子同里俞生恂購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夢炎。字子陽。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

苟合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修君德。謹邊事爲戒。權臣才之欲實。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蠲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州。樽節浮費。獲錢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羣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耶。今去公之歿已二十二年。公之尙德尊祖之意。猶燁然見於觚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弟子翰林待制王君禕手抄。從公命也。恂并裝褫。以附其後云。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怪友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諛以爲智。遇不若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願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爲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耄。尙將內交焉。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蹟後

余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己是。僧彬之句。最得

詩人優遊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恤之。其恤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皆有餘媿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普濟藏主以禪師手蹟與元叟端公山居謠聯爲一卷。詣余求題。故爲疏詩之義。若此山居謠寄興高遠。綽有寒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屬邑東陽爲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小傳。述其立身行己。勸法古人。阡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修流風遺澤。有以薰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奮興。前被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媿。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爲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

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於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癖。尤工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爲勗。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爲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尙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山莊圖

龍眠李伯時作山莊圖。爲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旣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善畫。嘗爲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卽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爲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爲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旣難稱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濟

巖居士張激所題識。激字新仲。其視伯時爲舅氏。建炎三年己酉。時爲御史中丞。夏二月己巳。疏劾黃潛善汪伯彥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尙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激謂自右轄得請。潯陽薦竄回鴈者。蓋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激亦奇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濂唯掇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卽伯時。公庚。元中。大小山卽梁何點及其弟胤。嘗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激舉之以爲言耳。因并著之。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丘李成熙筆法。其所作陰崖密雪圖。大陰凝霽。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皪皪然起粟矣。或者強指爲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衡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韻。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爲友。每坐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爲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捷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

繡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斫髮。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於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視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關弓斫鬣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璧。濂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祕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社既屋。皇朝受命。圖入晉王邸。王下教俾濂題識其左。濂聞史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歆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爲無助也。公麟集願陸張吳諸家之長。爲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尙可考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卽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璘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翦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於左。未幾。璘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璘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巖鄭子有困學鮮于伯機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巖謂題字爲顯仁章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商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尙可獲之耶。

題蛺蝶圖後

有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蛺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舊時曾落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爲言。則恐不然也。

題柏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柏。長遂築室而居。曰柏庵。及主事勳曹轉閩省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盱江藍瑜畫爲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爲之記。庭堅來京。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嚮曰以掬說者。謂掬柏也。掬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臼。用以搗鬱。嗚呼。柏之德與申椒胡繩。

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託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軾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弊。患不及轍。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婉於柏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柏築庵。乃爲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書。得顛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讚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筆二字。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余於中祕屢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黃金白璧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尙永寶之。

題梁楷羲之觀院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逾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皆誤矣。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闌。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絹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爲王羲之書。蓋明

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朱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爲太師李諱所獲。復入宣和內府。宋籙旣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資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琴心玉文。趙子昂爲之賦詩。定爲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爲多。不知何時又歸喬質成。湯垕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祕矣。余屢閱之。其字體絕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爲真也。豈楊與許之蹟。其實有異於義之耶。楊樵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讚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讚。圭角混融。而光精燁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余在中祕獲觀褚登善鈎。楊黃庭經。與此正同。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李霽峯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霽峯先生所撰大都賦。卽慕豔其人。逮長。受經於黃文獻公。爲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蒼壁白琥。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髮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胥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世。嗜學而有文。今試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爲有後矣。

題張如心初修譜序後

浦陽仙華爲屏。大江爲帶。中橫亘數十里。而山盤紆週遭若城。洵天地間秀傑之區也。產於斯者。族每繁衍而悠長。高智遠略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喬林。巨鱗之滄海。其間有龍溪張氏。余嘗敍其得姓受氏。爲神明之胄。流傳貴顯。已詳見他世家列傳中。卽敍所謂北走中原。遠探周漢。究先民之所生。南走吳越。近搜吳寧。弔大夫之遺墟者。是也。宋季自東陽白鹿山來遷。諱祚字叔元者。以安撫司提鎮鎮浦陽。喜其山水饒沃。而浦之東西。又有麟溪鄭氏。深溪王氏。左溪于氏。夏溪吳氏。各相規以道德。相敦以孝弟。相勉以詩書。積歲既久。上下相安。軍民之間。匪但臂指相似。抑有家人婦子之意。遂卜龍溪之側而家焉。敍所謂樂其山水風俗之美。與其民信且親。而遂家焉者。是也。提鎮公而下。七世於茲。子孫之蕃。卽已踰百。登仕版者。十有餘人。今固祖孫父子。兄弟妻妾。生卒墳墓。歷歷可數。過此而服盡代疏。或遷徙之靡常。盛衰之不一。竟相視如途人者。有矣。於是。有圖譜之設。以提鎮公爲浦陽始祖。吳寧以前不之及。而此後之子若孫。皆備書焉。敍所謂世系之推源者。上逮弗遠。族屬之登載者。下逮未蕃。然今日之近。後日之遠也。今日之寡。不爲後日之蕃哉。吾惟盡造端託始之意。使後人可繼而已者。是也。嗚呼。世代綿延。莫不有德焉。如翼運扶明。贊化宣治。世國世家。公子公族者。弗論矣。亦有孝友足以宜家。禮樂足以摩俗。功力足以利民。其視前不無稱異。然而克昌厥後。曾無少遜者。何也。因思提鎮公之鎮浦也。四方雲擾。而百里之中。庭戶晏然。行者無裹糧之苦。居者無捍關之虞。官府賴其保障。以成治化。提鎮公之及物。

可謂侈矣。迨及子孫。又能孝弟力田。問道講藝。升其堂。則箕引而裘隨。周其廡。則壘唱而箎和。臨其階。則珠聯而玉綴。提鎮公之後嗣。何多賢哉。吾聞周文公之造周也。卜年七百。卜世三十。聿後子孫積德。數爲過之。則提鎮公之流傳。寧有旣耶。積久愈昌。數世之後。將振振繩繩。懸龜繫魚。秉鈞當軸。以見天地報稱之意者。今其世孫慶元學諭如心公。初修譜事。夫如心公固濂景仰。平時獲拜於月泉里第。謂其渣滓竭盡。內外瑩徹。足以濯人肺腑。德藝淵深。不能涯涘。接人於神氣之微。而歎爲前輩之不可及者。今復於譜而見之耶。其介子正卿。亦舉明經。爲浦學諭。與余會同硯席。謁余題識。余欲爲推原本始。分別流派。固如心公之所不言。又欲爲援情論道。稽禮立法。則又如心公之所能言。余且烏乎言哉。余特敬公之爲人。喜是譜之誠而信。微而彰。確守弗失。將流衍於無窮也。故爲題其意緒如此。時皇明洪武己未秋九月朔旦。嘉議大夫翰林承旨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潛溪宋濂書。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蹟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余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卽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卽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比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余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

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鬢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尙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貳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况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望賢之道望之。有殆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咏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璠。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璠之父母。納李實爲贅壻。合卺甫十日。實買遼東。遂溺死於海。璠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儼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眞節婦矣。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爲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嘗略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遊。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撫其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祕書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驢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他適。爲兵所繫。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刺刃於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尙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傅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

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媵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聞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媵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誠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嗽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李敘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濂居金華時。嘗學經於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見當塗李公仲羽寄先生詩一通。與寄幽邃。有不可企及之妙。因叩其問學淵源所自。先生爲之言曰。當塗有姚四清徵君者。時之碩士也。仲羽與兄伯羽嘗師事之。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復以經學文辭著聞。仲羽兄弟既得賢父師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過於人者。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延祐丁巳。伯羽試京都。庚申。仲羽試江浙行省。皆預薦舉。又先後出爲校官。當世之人。恆稱之爲二李焉。濂已謹識之。及來金陵。始識仲羽之二子宗泰。宗茂。文行凝峻。俱爲名儒。而宗泰尤爲夏國余忠宣公所器重。濂益知先生言爲可信。而其家文獻之猶足。□□□□。文正公所述仲羽母夫人姚氏墓銘。備言夫人通經史。教二子。□□□□。學少怠。爲之不食不語。夜而讀書。必持敝衣在傍綴之。夜分不止。又知仲羽兄弟之所成就。雖有藉於賢父師。而其出於夫人之教者。夫豈少哉。嗚呼。昔之鉅儒。因母訓成名。見諸紀載者。每班班可考。有若夫人之賢。實與之異世而同符也。濂因詳著之。欲其後裔知夫人家法之嚴。而問學淵源有不可廢者如此。夫人衆行。則誌文。

具列之。茲不復深論也。誌文所書和中。卽四清夫人之兄。習卽伯羽。翼卽仲羽。山長卽青山府君。甥舅父子。皆以文鳴。而夫人亦精於詩。有梅臆集傳世。一何盛哉。銘辭凡三十言。皆文正公手筆。而并自署其名。餘則仲羽書之。其繫銜以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者。文正公自爲國子祭酒之後。卽歸隱宜黃山中。延祐戊午春。始詔以今官起之。行至儀真。病作。不復上渡江。憩金陵。修書纂言。此蓋作銘之歲。而年正七十矣。其文已刻于支言八十一卷。文皆不殊。惟貨財作貲產云。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四

跋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思論之列。其意以爲幸逢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殿廷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爲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耋。拳拳戀闕之心。儼如出日。忠款自將不替。往初。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猶歎盛哉。昔宋孫宣公。爽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尙載之簡冊。至今以爲美談。矧我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備載日歷。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修爲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而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闕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近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酬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赭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旣醉下筆傾欵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止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旣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

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覓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爲。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做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尙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勅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沈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爲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爲是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遂出守合肥。患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梟爲隴右刺史。梟患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願乃視爲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梟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爲。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爲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恆法宋楊守齋續。所以法續者。以合於晉稽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築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嘗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

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爲調。尙可以爲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爲聲律之元也。今纘以中呂爲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旣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獨彈黃鐘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知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今閱此書。不覺爲長慨。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廳。筆力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陶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耶。濂旣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

枝十五日將晏蒞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鶴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鶴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爲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尙書兵部員外郎卽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兵郎中

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爲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嘗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偉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楊偉。時與歐陽修胡宿趙槩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爲空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尙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爲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具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尙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眞領其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尙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祇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尙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爲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於太廟。辛卯。

茶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尙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爲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者援其故事云。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濂旣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說耶。濂曰。鄂州爲郡日。靜春劉先生實爲倅。二公相得。驩甚。及鄂州卒於官。靜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亟哀遺藁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爲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斂衽。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每爲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昂。謂後之作。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之下。濂竊意其雄文偉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爲少。今所存僅止於十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薦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哀之舊。鄂州賢子孫宣明。方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尙宜相與謹其傳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計。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旣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旣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子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祿如昔者。東萊官祕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种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游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塔入館。卽林子燕徐冲所謂應之。卽東萊門人。

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卽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於婺。麗澤之益。邇沾遠被。龍川居旣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爲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實爲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卽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遷羅山。無文字尋究。姑卽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爲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量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啓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昆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爲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爲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鄴子輿跋公眉子石硯歌。四十五

字斷簡。謂日百閱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辭翰皆爲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嗚吠不已。磨刻焚蕪。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邪。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又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末但書樗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濂得以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爲胡閻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爲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璠。字子璣。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卽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酈瓊之子。名權。字子輿。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敍官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尊尙蘇學士。故寶愛其書尤爲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卽是而考其所尙之正偏。毋徒眞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東坡穎濱遺墨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事臨川危先生題之。既以詳矣。濂則略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阿。力詆章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秦陵怒其以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曾未幾何。羣邪共譖。再陞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別駕安置雷州。此帖蓋發筠之時所遺。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逮高誼之言也。然少公屢遭遠竄。凡至竄所。輒閉戶著書。人間慶弔之禮。一切謝絕。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遑馳賀。實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字畫。僅平平耳。其視當時擠陷之者。力追義獻。而姿態橫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子不彼之寶。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可畏哉。

跋黃魯直書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牖下。旋添新翠。有攜幽禽至者。時弄新音。寥寥可聽。則其情景相融盪。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間。至今如欲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潑淚驚心。公乃能藉之游戲翰墨。無一髮隕穫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意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祕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爲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右行書一卷。涪翁五十九歲所書。蓋晚年之筆也。翁初學周子發。後游荆。得名本蘭亭。始悟古人用筆意。及謫黔中。見藏真帖。於是結體飄逸。頓入妙品。人以學子發爲言。而翁深諱之矣。然翁寫此時。正自鄂渚。遷宜州。當屢譴之餘。孰能不鬱鬱於中。翁則游戲翰墨。書雜辭二千餘言。以寄其嫺家李乘德索。驩欣和豫之意。尙洋溢於行間。其樂天知命爲何如。覽者若有得於斯。則於問學之益不少矣。字畫云乎哉。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陽林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爲妙絕。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爲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搆霜鍾堂。蓄雅琴十餘。遇嘉賓至。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桀追至瀘川。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悼下輩。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蠻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尙德爲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事。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夔道。建中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兩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夔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擢。

第末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周彥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羣從弟。程遵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歿諡賢節先生。東坡穎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謾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獎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宣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慈氏閣詩後

右涪翁慈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潭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啓行。十一月至英州。旣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毘陵。七月而文忠公沒。遂營塋於汝州之邨城。因家穎昌。竊考斜川發廉州日。翁尙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毘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爲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聞見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濂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卻決爲真跡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曾公袞同登。公袞南豐人。名紆。曾魯公布之子。時編置

永州亦三年矣。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昔者西山先生真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字爲同僚之勸。其門人莆陽王邁實之。因敷釋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宓師復爲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竦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端人正士在前。尤當凜然興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爲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諸公題者凡八人。皆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可略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別。通稱之爲程子。夫兄弟既可爲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計褚公之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邪。濂也鄙夫。徒欲瞻瞻搖其喙。不幾於大惑乎。實之號臞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爲文未嘗祕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郎。觀其爲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回撓。類如此。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并及焉。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昔唐人好寫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託之以傳。今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嬪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薨。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寇謙之、吳筠、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爲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耶。公自承旨翰林。以延祐乙未五月謁告南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爲書是經。年已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爲晚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公蚤歲書。槩以插花美人爲病。使其觀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故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閱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卽李章肅公。自號員嶠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藏之爾。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爲逼真。誠絕代之寶也。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真贋相半。非有識未易

辨蓋眞者猝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屢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籌。番陽人也。攻九流諸家言。能得其肯綮之會。嘗作通一畢萬圖。以貫其旨。間又謂學之所急。莫過爲善。而爲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甃道架梁。方六七十里間。人無行病。復能賑貧。饑者以布帛。注疾病。疔瘍者以善醫。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淑之地。令改其藏。故鄉之人。無分戚疎。稱爲善士。如一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頤爲製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生之行。時先師黃文獻公晉卿方召還禁林。先生之子爆遂請文以識其事。黃公欣然書以遺之。爆持之南歸。祕藏甚謹。不翅拱璧之貴。近歲以來。番陽屢經兵燹。六丁挾雷電取之。以去。獨四大篆僅存。爆將琢石勒於墓隧之間。聞濂受業黃公之門。求補其亡。并鑄諸碑陰。濂謝不敢僭。而爆屢使強言之。昔者孟氏之論善士。訓詁家以善蓋一鄉爲說。今人無疏戚。咸以是名先生。則其善誠足蓋一鄉矣。非賢者而能之乎。竊怪世人豪奪巧攘者衆。不扼其吭而鹽其髓。有弗壓也。其肯如先生利而賑之乎。歐陽子云。爲善者能有後。託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黃公之文旣亡。趙公之四言。足以盡昭先生及物之美。垂之永久。蓋無可疑。況爆留情書傳。研磨字學。已有成。而思紹述先德。尤拳拳。夙夜靡忘。豈非所謂有後者乎。善之所及遠矣。爆之孫子。尙其引而弗替也。

哉。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國朝。今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尙簡實。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爲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以爲疏其歲月如此。若王之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瀕行。公造序稿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餼焉。仲舒旣屬繕書者。入卷。乃收序稿。祕藏惟謹。及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悵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爲佳子弟。出仕爲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

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灑掃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濼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濂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於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爲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特區區之贊也。

跋張孟兼文稿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恆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爲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中外無間言者。次卽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卽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旣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謬爲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稿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

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修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巖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爲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侯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懷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禕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洒掃柳黃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旣至。喜斯游之美。發爲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茲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

佳者皆爲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爲言。余意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旣而笑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爲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尙未免爲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爲然。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婺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鳳字天儀。公之羣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穆穆。持行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敍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爲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爲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敍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卽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之。書蘭亭。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敍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餗所載。謂餗父子世爲史。

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郎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厓殘老僧。亦何敢斬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爲據。至若閻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爲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紙。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唐工鑄之。所以精神氣韻。夙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爲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跋葛慶龍九日詩

江乘沈玄督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爲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鈎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爲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鵬騫海怒。欬起無際。然爲人簡躁。喜面道人過。壹有所忤。卽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

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玉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爲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葬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爲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爲詩之仙鬼云。今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騎日月。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綴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蹻蹻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爲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傅氏戶券後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滅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其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能衍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爲鞏昌會寧令云。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瞽。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恆於音決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日。狀元何怒耶。

周以其給己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克齋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沈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驚。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卻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嘗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韋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夸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祕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大白山老儒生耳。烏能入祕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爲史嵩之所忌。謫死遠方。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者。伏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閎肆。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濂不敏。於先生無能爲役。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錄已訖。王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玉柱斧及詐假布囊四事。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爲高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贈龍山友人李元中。當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爲近。故嘗過焉。見野馬千百其羣。而爲此圖。貌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

之間畫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痺謝事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弗懈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於世也固宜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爲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爲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卽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庚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爲龍山三季今公麟稱元中爲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於廬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儒先是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沒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壽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於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修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蓋晉有兩修靜議者弗是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岳獨笑之編乃黃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揚郭君達以此卷求題凡淵明之出處國朝諸大老若蕭貞敏公同文貞公楊文獻公商文定

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輩是非之未決者，就冷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踞屨握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背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嘗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託爲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遵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遵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爲顯宦云。

跋潘舍人年譜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舊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之書者爲詳。然所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雍博士。不赴。後以累遷爲祕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擢居館職。公爲主客員外郎。歷著庭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卽提舉常平。公自嚴州請祠。再入祕書。進左史。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請祠之後。起爲中書舍人。公攝起居。卽向子誣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誣初以和議爲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誣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誣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祕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遷提刑。十二月入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謬戾。有不難辨者。今之去公僅二百年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紀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況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濂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做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章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洎熙丁未進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

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章齋生知南陵縣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號能繼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虎人稱爲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焉。鮮于奉常樞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其身。先生生季泰。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爲弟子員。敏間來謁問之。乃知先生之介孫。予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見先生焉。予竊怪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章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太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爲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爲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跋鄭生琴譜後

宋季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纘。纘淳祐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卽能別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吳中何仲章家。纘因共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爲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憂其學不傳。乃取纘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爲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錄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爲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

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尙勉之。瀛尙勉之。
跋醴泉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妙品。鄭樵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醴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八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爲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藏道士白虛顯家。虛顯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薶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是必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噲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未易測哉。虛顯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幸以公文問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祕監何畊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

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閩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嬰兒。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淡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叔爲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

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尙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册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祕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祕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機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閭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誥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誥。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游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誥。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尙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

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卽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按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覲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鐙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爲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